考信錄

重刻洙泗考信錄序

孔子爲萬世師其道載於六經而其行事則史記世家外家語孔叢諸書皆有所記述然世家之言已不能無謬妄何有於餘子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夫尙友者且當如是而況乎萬世之師當孔子時列國之君雖不能顯其身而賢人君子莫不知其爲聖及乎戰國異端競起陽尊之而陰誣之依托附會思欲凌駕其上以自伸已說二千年來展轉相傳眞僞雜出有識之士雖

或隱事糾正而沿襲既久未能粲然曉然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備於孔子之身一言一動莫非道之見端事苟滋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大名崔東壁熟讀三代聖賢之書盡祛後世紕謬之說因疑而徵信於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事皆錄而辨之題曰考信而孔子之事別為洙泗考信錄四卷正譌闢妄之功與諸錄等其門人陳介存刻於南昌越十餘年東壁覆加審定欲重刻之未就而卒介存之官太谷就東壁家求得之甫刻其三代考信錄而以憂去官洙泗

一錄未及付梓孔生廣沅介存之門人也行誼最篤受書於介存而出貲刻之請序於予爲予嘗序其三代考信錄也自孔子設教洙泗之閒七十子之徒傳其所學遭秦歷漢師承不絕晉氏永嘉喪亂古學遂湮唐宋以來詞章義理岾括之學此盛則彼衰其弊也記誦繁蕪而寡要議論馳騁而無根洙泗一源不啻流爲潢汙行潦矣崔東壁曰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爲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眞僞僞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是亦聖道之一憾也此其著錄之大

指也孔生師介存介存師東壁皆能不負所傳庶幾古人師承不絕之義乎介存歸里孔生復從予遊爲予與介存少同學長同遊也然則是書之傳豈不由於師友之相得哉

嘉慶戊寅歲九月望日涙穹王嵩舊名藩樂山撰

洙泗考信錄目錄

洙泗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刋

初余爲洙泗考信錄既成尚未敢以自信壬子秋偶攜至京師遇石屏陳履和見而鈔之既而履和隨任江西余亦選得閩之羅源履和遂於南昌授梓寄至羅源然是時余已多所增易與初本不同既歸河北山居無事乃復益加刪改錄爲定本以貧未及梓也恐閱者以兩本互異致疑故特誌其首尾并於簡端庚午二月述自

識

原始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事在春秋前文在左傳昭公七年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同上

備覽○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魯語

按國語皆後人所撰往往失實此雖無害於理然難竟信故別之以備覽後凡稱備覽者並倣此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左傳隱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春秋桓公二年）

存疑。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左傳桓公二年）

存疑。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

父之家殤公怒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公羊傳桓公二年

按孔父之死經但書及與仇牧荀息同而三傳皆以爲在弒殤公之前穀梁氏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夫春秋之策宋大夫之不稱名者多矣曰華孫曰司馬司城者比比也僅一不稱名遂足以信其爲先死乎哉而公羊左氏因爲原夫孔父所以先死之故正色立朝其論甚美卽督之宜言亦近人情然

竊意其皆出於臆度恐不足爲據也故附次於經以俟考焉至於左氏目逆之說荒謬已甚故今不錄仍別爲辨於左

左氏目逆之說二傳無之余按古者婦人車必有帷士庶人之家出猶必擁蔽其面况卿之內子乎督安得見之而目逆之也哉齊慶克詐爲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晉士匄欒王鮒二婦人輦以如公衛世子蒯聵與渾良夫蒙衣而乘以如孔氏稱姻妾以告皆恐人之見之

也是古者婦人之出入不能見明甚矣安得見之而目逆之也哉此誣古人之大者且不近情理之尤者余不敢信

備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史記孔子世家

按此文或有所本未敢決其必不然然史記之誣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見他經傳亦未敢決其必然故附次於備覽

家語本姓解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睾夷

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余按鄹叔以前見於春秋傳者僅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三世見於史記世家者僅防叔伯夏二世此外皆不見於傳記史記之言余猶不敢盡信況史記之所不言者乎且孔父爲華督所殺其子避禍奔魯可也防叔其曾孫也其世當在宋襄成間於時華氏稍衰初無搆亂之事防叔安得避華氏之禍而奔魯乎家語一書本後人所僞撰其文皆采之於他書而增損改易以飾之

如相魯篇采之於春秋傳史記辨物篇采之於春秋傳國語哀公問政儒行兩篇采之於戴記曲禮子貢子夏公西赤問等篇采之於戴記春秋傳以至莊列說苑讖緯之書無不采未有一篇無所本者然取所采之書與家語比而觀之則其所增損改易者文必冗弱辭必淺陋遠不如其本書甚或失其本來之旨其爲勦襲顯而可按而世不察以爲孔氏遺書亦已惑矣漢書藝文志云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則是孔

氏先世之書已亡而此書出於後人所撰顯然可見且家語在漢已顯於世列於七畧以康成之博學豈容不見而待肅之據之以駁已耶此必毀鄭氏之學者僞撰此書以爲已證其序文淺語夸亦未必果出於肅就令果出於肅肅之學識亦不足爲定論也故今不見於經傳而但見於家語者概不敢錄寧過而闕不敢過而誣也後並做此

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左傳襄公十年

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左傳襄公十七年

按郰叔紇史記作叔梁紇左傳近古而文義亦順適郰邑叔其字紇其名猶云衞叔封申叔時也史記之文未知所本當從左傳稱郰叔紇爲正

家語本姓解云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顏父問三女云云二

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遂以妻之余按孔子之母名見於戴記檀弓篇其稱爲顏氏女則本之於史記孔子世家然他經傳初未有言者也檀弓世家之謬不可枲舉此文其可信乎至於所載顏父之言淺陋鄙俗不復成語偏覽春秋傳中亦從未有因長疑婚與女商壻者其事其言皆非當日之所宜有其爲臆撰無疑故今不錄雖名氏亦鈌之以昭愼重檀弓世家之謬詳見後各條下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

公羊穀梁兩傳記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公羊傳云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與穀梁年同而月異史記孔子世家則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後於春秋傳者一年余按春秋郈費之墮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是史記之年證之孔子所書而不合也魯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魯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記之年卽證之其所自爲之書

而亦不合也故今從春秋傳魯襄公之二十有一年則
周靈王之二十年己酉也又按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
朔日有食之則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無閏月則
十一月中不得復有庚子故今從穀梁周正之冬十月
則今夏正之秋八月也
孔庭纂要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
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按十月庚子之文本之穀梁
傳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

則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以爲二十二年[illegible]記世家文耳世家未嘗言爲十月庚子生也以[illegible]氏爲不可信乎則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穀梁爲可信乎則固二十一年生也何得又從世家改爲二十二年以世家之年冠穀梁之月日方底圓蓋進退皆無所據然而世咸信之余未知其爲何說也

伏侯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五老列於庭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

隶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云云余按麟所以爲瑞者以其至仁非能通神而作怪也麟口中安得有書也哉麟雖瑞物亦胎生也書者人之所爲非天地所能生麟亦不能自爲書也麟口中安得有書也哉西狩獲麟春秋志之矣孔子生時果有麟至乃眞祥也春秋何以反不志乎至於蒼龍五星之降事尤荒唐水精之子云者語亦謬戾此說至爲無稽而世亦或信之嘻其眞可異也已

史記載鄭人之言云孔子顙似堯項似臯陶肩類子産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韓詩外傳載姑布子卿之言云孔子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孔叢子載萇宏之言云孔子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而孝經鉤命訣又云孔子牛脣虎掌龜脊海口後世言孔子者多深信而樂道之余按唐虞之時未有土木之像亦無有所謂影堂者下至春秋之世千有七八百年其頭目項喙之詳後

人何由歷歷知之且同一顙與目也彼以爲似黃帝此以爲似堯舜同一似禹也彼以爲身此以爲頸同一似皐陶也彼以爲項而此又以爲喙藉令果是亦必有一非矣世家之文本多淺陋至姑布子卿與萇宏之語尤不雅馴明係秦漢人之所爲有一言之類論語春秋傳者乎其言尚非當日之言而欲信其形之爲當日之形嘻亦愚矣夫擬聖人之形於堯舜禹湯妄加之猶不免於誣況擬之於牛虎其侮聖人也孰甚焉其爲說尤不

經薦紳之所難言而後之人乃本之以爲影據之以作像甚矣其樂受人欺也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曹交問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固不在於形也執形以求聖人淺矣況其僞焉者乎故并削之以存聖人之眞

備覽○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孔子世家

孔子世家云禱於尼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

曰某字仲尼余按此說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會之者不足信且既謂之因於禱又謂之因於首司馬氏已自無定見矣今不錄

家語云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按孔子世家但云某生而叔梁紇死不言何年孔子之生所傳聞猶異詞況父卒之年乎且不見於經傳無可考今闕之

備覽○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世家）

家語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

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余按家語稱伯魚卒年五十顏淵卒年三十有二又稱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若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則伯魚之卒當在顏淵卒後而據論語顏淵死章伯魚之卒乃在顏淵卒前是家語之年不足信矣其年既不足信則幵官之氏賜鯉之說亦安知其不出於附會乎且孔子曰吾少也賤則年二十之時蓋尚未仕安能遂動國君而賜之鯉故今并缺之伯魚卒年之誤詳見後

考終篇顏淵條下

闕里志年譜云二十歲爲委吏二十一歲爲乘田吏觀其文若確有所傳而云然者然自二十二歲以後凡二十五年皆不言孔子爲何官謂孔子爲乘田至二十六年之久旣無此理謂孔子二十五年皆隱不仕直待陽虎作亂之時方仕尤無此事也然而年譜竟不言者論語孟子春秋傳孔子世家之所不載年譜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年譜之初無所傳而此文但本之孟子也明

矣孟子既不言爲何年年譜何由知之而載之乎蓋撰年譜者因見家語賜鯉之事故臆度其已仕而不知家語之亦出於臆度也孔子曰吾少也賤若年二十而仕不得謂之少賤且天下之生而大夫者有幾人哉官雖卑祿足以自奉豈容遽謂之賤乎今移置之於後

闕里志年譜云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余按孔子母卒之年不見於經傳世家載之十七歲前而無年月年譜以爲二十四歲亦臆斷也觀孟懿子之事可知矣

古者男子以氏別婦人以姓係世家家語皆稱爲顏氏女雖不足據然謂爲顏氏之女非謂女爲顏氏也顏非姓也何以稱焉年譜乃謂之顏氏夫人夫人之稱或仍當代封號謂之顏氏則不合今并闕之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流涕曰吾

闕之古不修墓陳氏澔駁之曰顏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墓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此經襍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余按世家載此事無年月而在十七歲前是以孔子爲尚幼也果幼耶孔子何以預自命爲東西南北之人乎而又何以有門人乎年譜蓋亦疑之故以合葬之事

載之二十四歲之時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二十四歲而尚不知其父之墓然則十年之所學者何事乎孔子爲魯司冦不用去而適衛宋陳蔡諸國不得已焉耳當二十四歲時何以預知其至是孔子僅二十四則門人長者不過十餘歲恐亦不能爲孔子修墓陳氏之葬是也然封墓之故與墓崩之説亦謬易云上古不封不樹是三代以來皆封矣文武周召如皆不封後人何由知其墓處封之不自孔子始也明矣孔子之孝封

墓必堅一日之間遇雨而遽崩尚可謂之墓乎故今皆
不錄

世家云孔子母死要絰季氏享士孔子與往陽虎絀之
曰季氏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余按禮居喪者
三年不飲酒食肉小功緦麻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酒
肉尚不可飲食況敢受大夫之享乎輕喪尚不與人樂
之況重喪乎孔子如是不幾貽笑於陽虎耶家語亦覺
其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謂陽虎弔孔子告以享士之

事而孔子曰某雖衰絰亦欲與往以示不非陽虎之意則其謬更甚焉何則虎弔而言享士郎失禮其小焉者耳衰絰而往失禮大矣以此答之不亦傎乎且虎果失禮不非之足矣曷爲而更甚之是諂也不往而僞告以欲往是欺也聖人必不如是故今皆不錄

初仕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孟子）

世家云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余按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誤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豈爲季氏家臣者哉畜牧不可以云司職二字亦誤

郯子來朝公與之晏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左傳昭公十七年

按孔子初仕之年雖無明據然郯子之朝孔子年二十八爲貧而仕亦其時也且能自通於國君則非庶人可

知孔子之受職蓋前此矣故次之於委吏乘田之後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論語八佾篇）

世家不載此事今按入廟助祭其位尊於委吏乘田矣以鄹人之子呼聖人則非年之高位之崇可知也故次之於此

荀子云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韓詩外傳作周廟）有欹器焉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子路曰敢

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云云余按此
喻取意頁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詞意正與周廟金人之
銘相類皆似黃老家言以語於聖人之道則淺矣且其
事不類春秋時事其語亦不類論語中語必後人所託
故今不錄

附錄○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子產卒仲尼聞之出
涕曰古之遺愛也左傳昭公二十年

按此二事皆在昭公二十年但入廟助祭之年未有明據則此未知在其前與抑在其後與姑附次於此

孔子世家記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秦穆公於孔子孔子盛稱之以爲可以王云云齊世家云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年表略同余按齊君如魯史未有不書者而春秋經傳皆無之且使果有此事孔子當述周公明王道以告之豈得盛推秦穆乎又按左傳是年齊侯疥遂痁期年而不瘳至十二月始小愈而田於沛未幾返於

謚臺此何暇遠涉於魯境耶且其辭甚淺陋必戰國策

士之所僞託今不錄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自此以下六十餘言已見前原始篇今不復舉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學禮事在昭公

二十四年以後文
在左傳昭公七年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仲孫貜卒其明年昭公孫齊世家所謂魯亂而孔子適齊者也孔子之助祭蓋前此矣故式之於入廟之後

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即僖字古通用子卒懿子及南宮敬叔往學禮焉余按春秋傳此文在昭公七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遞推之則孔子至是當年十七是以史記云然然孟僖子之卒實在昭公二十四年傳但因七年

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禮而終言其事耳世家不察以爲本年之事誤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二年杜註云似雙生當七年時非惟孔子之年未可爲師而二子固猶未生安得有學禮之事乎近世學者動謂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後人駁之非是今史記此言豈無所本者而何以誤也特學者道聽塗說不肯詳考故遂以漢儒爲皆可信耳尤可笑者闕里志云孔子年譜亦載此事於十七歲然則作年譜者但採史記諸子之文綴輯成

書而初非有所傳也明矣學者乃以年譜爲據抑何其

不思之甚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

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一豎子適周問禮見老子老子送

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

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老莊申韓列傳又云孔子適周

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老子其猶龍耶余按老聃之學經傳未有言者獨戴記曾子問篇孔子論禮頗及之然亦非有詭言異論如世俗所傳云云也戰國之時楊墨並起皆託古人以自尊其說儒者方崇孔子爲楊氏說者因託諸老聃以詘孔子儒者方崇堯舜爲楊氏說者因託諸黃帝以詘堯舜以黃帝之時禮樂

未與而老聃隱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楊氏者也今史記之所載老聃之言皆楊朱之說耳其文亦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絕不類也且孔子驕乎多欲乎有態色與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辯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為者由是言之謂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稱述古之賢人及當時卿大夫論語所載詳矣藉令孔子果嘗稱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與門弟子必當再四言之何以論語反不載其一言

以德報怨論語辨之矣此世俗所傳老聃之說也其說雖過然猶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語之尤爲不經也孔子聞之當如何而鬬之當如何而與門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稱美之以爲猶龍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謂孔子稱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絰中不應適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僅十三亦不能從孔子適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魯魯亦無君之可請矣諸侯之相朝會容有在喪及

幼穉者彼爲國之大事不獲已也抑特有相者在敬叔
不能則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適周以學禮也而獨不
念適周之非禮乎且敬叔豈無車馬豎子者而必待魯
君之與之由是言之謂敬叔從孔子適周而魯君與之
車馬者亦妄也此蓋莊列之徒因相傳有孔子與聃論
禮之事遂從而增益附會之以詘孔子而自張大其說
世家不察而誤采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
作要必楊朱之徒之所僞託猶之乎言兵者之以陰符

託之黃帝六韜託之太公也猶之乎言醫者之以素問靈樞託之於黃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楊墨不距黃老爲黃老之說者非黃老皆楊氏也猶之乎不闢神農而闢許行也如使其說果出老聃老聃在楊墨前孟子何以反無一言闢之而獨歸罪於楊朱乎秦漢以降其說益盛人但知爲黃老而不復知其出於楊氏遂有以楊墨爲已衰者亦有尊黃老之說而仍闢楊墨者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蓋皆不知

世所傳爲黃老之言者即爲我之說也自是儒者遂舍楊朱而以老聃爲異端之魁嗚乎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記爲近是然其有無亦不可知故今概不錄其事與言以絕後人之疑

家語觀周篇亦載問禮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頗增益其語尤爲紕繆所載孔子言云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記曾子問篇爲近古然所稱述亦皆禮之繁文

末節子貢所謂識其小者是也烏覩所謂通禮樂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傳以爲老聃言者道德經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論道德謬矣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烏覩所謂明道德之歸者哉孔子學官於郯子入太廟每事問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孔子之學亦頗得諸四方考訂之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太廟駿奔之人豈必皆嘗聞道者乎然則

孔子即果適周因問禮於老聃以證僭禮有無流傳之誤此亦尋常事耳謂足供聖人之采擇則可矣烏有以爲己師而往從之者哉韓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此言正爲家語而發嗚呼以異端攻吾道勝不勝猶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勢遂必無不勝無怪乎異端之日熾而聖學之日微

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而已家語則載敬叔之言全錄左傳孟僖子將死之語夫此語僖子屬其大夫則可敬叔以適周請於君何必詳敘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魯弟子益進而已家語則云自周返魯道彌尊矣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豈一見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時孔子年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家語一書本魏晉間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綴輯增益以成書者其時方

崇老莊故其爲言如此此若借老聃以爲孔子重者其識又遠出司馬遷下而文亦淺陋鄙弱本不足較然自宋以來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沒聖人之實旨非小失故余不敢不爲之辨

觀周篇又云孔子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云云余按君子之道時然後言聖人之德恂恂便便聖賢之戒言也曰訥曰無易曰玷不可爲如是焉而已三緘其口則過

於愼矣孔子曰愼而無禮則葸推斯義也必有穆然以取容浮沉以處世者不可以爲訓也且周之太廟誰得而漫置之而漫銘之耶其由來也必遠最近亦當在周初時今其文乃似周末戰國時人之語何耶而其所言執雌守下云云者又皆與道德經之旨若合符焉其爲習黃老之術者所託甚明故不錄

觀周篇又云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云云

云余按此文本之莊子之天運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
不知莊子一書特欲張大其荒誕之說以言淸淨者之
宗老聃也故多託爲老聃之言以傲者之爲孔子也故
又借孔子以爲老聃之言皆非以爲實然也家語乃列
之於孔子事中謬矣孔子年三十餘而適周尚未及强
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難行耶尚未歷經列國何得云委
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語乃載之於觀周篇中
疏矣莊子一書乃異端之最無忌憚者撰家語者自謂

孔氏遺書乃信莊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豈非孔子之罪人乎嗚呼莊列之書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語采之斯無不信之矣是誤後人者家語也非莊列也故余於莊列異端之書不辨亦不勝其辨采於家語然後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語也

年譜云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宏三十五歲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余按戴記曾子問篇四言聞諸老聃樂記篇言聞諸萇宏孔子少時或嘗適周亦未可

定要之自為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輕弟子時亦尚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記其有無尚無可取證況其年耶魯之去周千有餘里是時孔子尚貧治行亦大不易既訪樂於萇宏何不即問禮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譜於訪樂則載孔叢子河目隆顙之語於問禮則采史記骨朽言在之文乃楊朱氏所撰以詆孔子者尤君子所必闢也然年譜皆載之則年譜非孔氏遺書而為後人之所妄撰也

明矣況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附錄○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篇）

朱子論語集註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余按春秋之時三桓之僭多矣聖人何獨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則此事卽傳所稱禘於襄公之事無可疑者但論語文簡

質而此事乃當時之所共知故不必更詳也此事傳不詳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記之然傳所追記者四事而此事獨在後則此事疑即在於此年所謂孰不可忍云者正謂逐君之事亦所忍爲然則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將逐君非徒惡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齊據世家正在此年但謂魯亂而後適齊而玩此章語意已有亂邦不居之心則孔子之去魯當即在此時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此乃聖人見幾之哲傳記雖無明文然

幸此章猶存而其詳又備載於左傳可以深思詳考而自得之余故表而出之列之在齊之前使人知孟子之所稱可仕則仕可止則止者謂此類也

在齊

世家云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按春秋傳高昭子名張昰魯昭公稱爲主君阿景公意輔孺子荼卒爲陳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況於爲之臣乎百里奚賢人耳或謂其食牛以

要秦穆公孟子猶辭而闢之況聖人而爲小人之家臣以干時君乎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若孔子果爲家臣以通乎時君則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子貢之言一何謬與且此篇前云晏公與晏嬰來適魯問孔子云云晏公說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晏公晏子矣亦何待於爲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謬也如此此必無之事故今不錄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篇）

世家云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盡因論語子語魯太師樂之文而誤不可從

說苑云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余按樂之感人誠有如說苑所云者然孔子在齊數年矣何時不可聞韶不必初來之日適會韶樂之作而後得聞之也韶之作

也不在於廟朝則在於樂官之所孔子初至人國之日亦無由卽入其廟朝官府而觀其樂之理而何趣驅之之有哉此特想像意度之詞雖無害於理實未必然故不錄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篇

說苑云周廟焚齊景公問孔子曰何廟也孔子對曰必

鼉王（左傳作僖王傳古逕作鼉）廟也鼉王變文王之制輿馬奢侈故
天殃其廟左右入報曰是鼉王之廟也景公驚曰聖人
之智不亦大乎余按春秋所書並無鼉王廟災之文左
傳所記鼉王亦無變法奢侈之事蓋即左傳哀公三年
料魯桓僖廟災一事而傳之者誤耳家語以爲兩事而
兼載之則益誤矣世俗所重於聖人者皆此類事而不
知聖人之初無借於此也況由魯而之周由陳而之齊
又以輿馬之後附會之傳聞之詞尚足較乎且此幸而

猶有左傳之文在耳若其所由以譔之書旣亡復誰得

而辨其眞僞也者烏知其不昔類此也故凡不見於經

傳者槪不錄

世家云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

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

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

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

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

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納民也張子厚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余按晏嬰齊之賢大夫也孔子之爲聖人晏子未必能知若其有益於人國則晏子必無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猶當薦之況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且晏子以爲孔子不足賢耶則齊大夫如黎鉏梁邱據輩貪諛譎詐而竊祿者何限嬰何以惡不言而反斯之於孔子耶以爲孔子將奪己之權耶則嬰之在齊固無權嬰即不肖亦斷不

至是嬰何爲而沮孔子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豈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者哉伯魚顏淵之喪雖皆後日之事要必非平類然破産厚葬之譏爲不倫矣至於滑稽倨傲游說乞貸云云尤與儒者不類見孔子耶凡譏人者雖非其實要必取其近似之迹而附會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之所言事

事皆與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譖人者乎春秋傳中記晏子言多矣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禮樂稱先王以規當世之失孟子所記亦然非儒者而能爲是言乎今此世家之文獨以儒爲訴病是今而非古蔑禮而棄樂不但所言皆與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即與晏子平生之言見於左傳孟子者亦無一不相反而豈不怪也哉且春秋之世固無有所謂滑稽倨傲游

說乞貸者也亦無有以是譏人者自戰國時淳于慎到莊周顏斶張儀蘇秦之徒並起然後有以滑稽倨傲游說乞貸著者其人雖非儒然以其處士也或有儒之者而破產厚葬之譏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則此言出於戰國時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淺陋亦似戰國秦漢絕不類左傳孟子所述者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然則此文乃戰國以後墨氏之徒之所僞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儉故託之而撰晏子者又

從而妄採之耳彼司馬遷固不足怪子厚號爲道學而亦信之何耶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孫齊之時四十年矣次年以論彗星見於傳自是以後無聞焉而彗星不書於經其文又附於十二月之後尚不敢必爲本年之事然則孔子至齊之時晏子或猶存若去齊之日則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接淅而行不知所因者何事要之必不因於平仲也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孟子

說苑云齊景公致廩邱於孔子子不受曰君子以功受祿今說景公未行而賜廩邱其不知某甚矣遂辭而行

余按敬事後食固君子之心制祿養廉亦人君之正景公與孔子邑孔子辭之可也然在景公固未有失也孔子何譏而何行焉孔子於季桓子曰見行可之仕言僅有行之機也於衞靈公曰際可之仕則全未嘗行矣然孔子皆受其祿於景公何辭焉且其語殊淺陋孔子既非說客景公未卒亦不得稱其謚其爲後人所託明甚

故不錄

存疑。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論語微子篇

按孟子但言去齊接淅而行未嘗言其何故獨論語微子篇載齊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時勢若有不符者孔子在魯爲公世未爲大夫班尚卑望尚輕景公非能深知聖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以季氏則吾不能也景公是時年僅四五十歲其後復在位二十餘年歲

會諸侯賞戰士與晉爭伯亦不當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遺書其中篇殘簡斷語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於接淅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附論○孟子曰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孟子

孔子之至齊世家載之昭公之世在爲魯司寇之前而春秋傳無之其年無可考者然按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

當厄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是孔子自爲司寇以後去魯適衛過宋以至平陳無由北行以至齊也春秋齊景公卒在魯哀公五年孔子方在陳蔡之間是孔子自以司寇去魯之後不復能有見齊景公之時則孔子至齊之必在於爲魯司寇之前可知也且自昭公孫齊國中無君權臣擅命正伯玉出近關須無棄十乘之時度孔子此時亦必不肯在魯與季氏周旋世家之說是也其至齊之歲前將祿條下已詳言之惟其去齊之歲未

有明據以理度之孔子歸魯當在定公既立之後或至彼時去齊或先去齊而復晋棲他國迨定公立然後歸魯均未可知大抵自爲司寇以前傳記多闕事難臆斷姑存其可知者如此其不可知者則在乎好學深思者之善悟也

世家孔子止一至齊在魯昭公二十五年年譜則三至齊三十一歲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居齊者凡三歲及三十六歲又在齊聞韶而反乎魯明年復自齊歸於

魯說與世家大異余按年譜從世家以孔子爲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其所云三十一歲者謂昭公之二十一年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知孔子其言曰將有達者將在孔某將之爲言有待也是孔子此時名猶未甚著望猶未甚隆也僖子本國之大夫景公則異國之君也僖子苟能禮者從之景公則未嘗有好禮名也景公安能先僖子而知孔子而聘之哉二十五年昭公孫齊二十一年魯無事也孔子不應無故而去又不應將亂而

忽歸以時考之固不符矣孔子旣在齊三年矣而不聞韶又三年之後乃以聞韶之故特往以理度之亦不似也且去齊已三年矣而又往而又遽來逾年而又遽往又遽來孔子何求於齊而僕僕若是乎然則孔子至齊世家之說近是今從之

自齊反魯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論語爲政篇

此語年月無可考集註以爲在定公初年是時季氏專政集註近是今從之

家語云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安用之乃止余按左傳此乃季氏家臣仲梁懷事而家語移之於孔子嗚呼人卽欲爲日增其明亦何至以如螢之火附之人卽欲爲岱增其高亦何至以一撮之土累之人卽欲媚聖人而掠他人之美以增

其德亦何至取季氏家臣小小可喜之事、以加於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乎叔孫武叔毀孔子子貢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余謂聖人非但不可毀亦并不可譽人雖欲自媚其何加於日月乎亦徒爲不知量而已矣且季子之歛自有其家臣在孔子非其家臣汲汲何爲焉又按昭定之間季氏擅政孔子不仕故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孔子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撰家語者徒知止季氏璠璵之歛之

爲美而不知無道則隱不與鄙夫其事君者之尤爲不可及也蓋凡孔叢子家語之見類如此其稱聖人也小而誣聖人也大故皆不錄

國語云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世家采之以爲在定公五年余按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果有此事答以不知可也乃獲一土怪而并木

石水之怪而詳告之是孔子好語怪也不與論語之言相刺謬乎桓子會之上卿獲羊而詭語狗以試聖人何異小兒之戲此亦非桓子之所宜爲也且土果有羊怪則當不止一見如水之有龍然苟以前未有此事則古人何由識之旣數有之又何以此後二千餘年更不復有穿井而得羊者豈怪至春秋之時而遂絕乎是可笑也故今不取國語又有與吳使論骨事世家亦載之於此年而吳墮會稽據左傳乃在哀元年謂其在此年亦

非是說見後主司城條下

備覽。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

莫不受業焉孔子世家

世家此文在定公五年陽虎作亂之後其作亂年月與

左傳合惟所云桓子嬖臣仲梁懷者按左傳懷乃平子

舊臣秉正以拒陽虎者世家所云非是獨此數語爲得

聖人之實蓋亂人在朝乃君子獨善之時故附次於此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

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論語陽貨篇

存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仕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朱子論語集註云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是陽貨卽陽虎也夫虎乃季氏家臣雖專政未

嘗爲大夫正如季氏雖專魯亦未嘗僭稱魯侯也孟子豈得稱虎曰大夫哉春秋於虎之叛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其奔齊也書曰得寶玉大弓而皆不書其名其叛與奔亦略而不記虎之身反不若弓玉之重者所以深黜之也縱使虎妄自居於大夫孔子豈得遂以大夫之禮尊虎也哉孟子一書蓋亦成於其門人之手淮泗入江之誤先儒言之矣安知此文之不亦類是乎又按論語有陽貨而無陽虎左氏傳有陽虎而無陽貨傳記陽虎

凡數十事獨無饋豚一事傳稱陽虎凡百數十見皆稱爲陽虎未嘗一稱爲陽貨則似乎貨自一人虎自一人也左傳稱人好錯舉其名字謚號如隨會又稱士會范會又稱隨季士季又稱隨武子范武子巫臣又稱屈巫又稱子靈胥臣又稱臼季又稱司空季子之類獨陽虎未嘗一稱陽貨則似乎貨自貨非虎虎自虎非貨也孟子書稱陽貨者一陽虎者一其於歸豚則稱爲陽貨與論語合不稱爲陽虎也其於爲富不仁則稱爲陽虎與

春秋傳鮑文子之言合亦不稱爲陽貨也後之人何以知虎之卽貨而貨之卽虎也哉今若以貨與虎爲二人則孟子之言了然分明無可疑者但經傳皆無明證未敢驟變舊說而論語但云饋豚亦不言其爲大夫與否故今列孟子之言於論語後以俟考焉

世家有爲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語有事無年年譜則云四十七歲定公以爲中都宰四十八歲遷司空余按年譜所云四十七歲者爲定公之五年

也是年自六月以前權在季子六月以後權在陽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乎哉魯之亂莫甚於陽虎時是天地閉賢人隱之日也孔子於此時猶爲宰與司空亦何時不可以仕而論語乃有或人不爲政之問何耶陽虎威制魯君三卿多行不義孔子身爲卿貳不能少改其德可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矣然終不肯去魯及桓子受女樂小於陽虎之惡多矣乃不稅冕而行不幾輕重顛倒矣乎蓋撰家語者爲世家

所誤而附會之以事撰年譜者又爲家語所誤而并附會之以其年而不知其益增而益謬也故今皆不取

洙泗考信錄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